

清风店

杜 烽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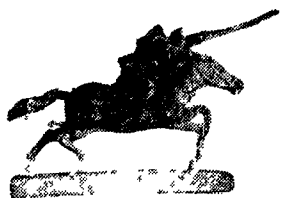


4490

电 影 小 說

清 風 店

杜 烽 著



解 放 軍 文 艺 社 出 版

1960.11.北 京

清 風 店

杜 烽著

*

解 放 軍 文 艺 社 出 版

北 京 海 坛 寺 一 号

北京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4号

解 放 軍 报 印 刷 厂 印 刷

北 京 阜 外 馬 尾 沟 九 号

新 华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發 行

各 地 新 华 書 店 經 售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印张4 插頁3 字数75,000字

1960年11月第一版

1960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 定价（3）0.35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电影小說，是描写解放战争时期，华北我军歼灭蒋军第三军于清风店的战斗史实。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解放区军民为解放事业所作的浴血苦战；深刻地体现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所获得的伟大胜利。作品通过错综复杂的斗争，紧张动人的情节，塑造了解放区军民的英雄群象。

书中写了区委書記江洪和广大群众，为了迟滞敌人而进行的空舍清野、破坏交通綫、埋設地雷、步步阻拦、襲击敌人等斗争，使以美国武器武装起来的敌人，陷入了人民群众的“天罗地網”，处处被动挨打，寸步难行。

作品着重描写了我军一个主力营的战斗，并刻画了营長高冲、教导員王远、排長申志勇等英雄人物。我們英雄的指战員們，为了爭取时间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，克服了飢餓、疲勞等困难，一天一夜赶了二百五十里路，跑到敌人前面，把敌人阻止在預定地区；又猛打猛冲，突进敌人心臟，釘住了釘子。最后，终于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兄弟部队的配合下，全歼了敌人，获得了全胜。

同时，作品也勾画了敌人的丑恶面目，有力地揭露了他們反动腐朽的阶级本質和他們可耻的下場。

作品的語言生动，文字朴实，形象鮮明，故事紧凑，形式新颖，是一部比較优秀的电影小說。

封面設計

: 孙 滋 溪

插 圖

一九四七年的深秋。

一輪火球似的旭日，從地平綫下鑽了出來。轉眼間噴射出萬道刺眼的金光，驅散了籠罩着原野的晨霧，融化了鋪滿大地的濃霜。晴空萬里，大地一望無邊，但見翠黛的遠山，起伏連綿；密密點點的村莊，升起了縷縷的炊煙。冷颼颼的西風吹來，路旁的枯草發抖，樹木的落葉紛飛。遼闊平坦的田野里，只剩下泛着一片白花的棉田。男人們扶着犁杖、吆喚着牲口在秋耕；姑娘們腰里系着各色花樣的包袱，成群結伙地散布在棉田里，一面摘花，一面歌唱：

“紅艷艷的日頭藍瑩瑩的天，

青山綠水連着大平原。

解放區民主自由風光好，

土地還家再不受飢寒。

子弟兵保田保家上前綫，

咱們要保證他們的吃和穿。

前方打勝仗後方多生產，

打倒老蔣人民坐江山。”

遠方傳來時強時弱的隆隆的炮聲，湮沒在歌聲里。

从远山的方向，沿着田間大道跑来两匹枣紅色的战馬。騎在前头馬上的，是我軍營長高冲。他約有二十六七岁，是一个坚决勇敢、不畏困难的青年指揮員。中等細長的身材，圓胖白淨的臉盤；一双閃光的大眼，透着自信果斷的表情；两道濃黑的劍眉，显得格格外英俊。紧紧跟在他身后的，是通信員張小宝。他約有十六七岁，圓臉盤，圓眼睛，虎头虎脑，永远笑咪咪的，流露着乐观頑皮的神气。

張小宝突然把馬放慢，豎起耳朵听了听，高声喊道：“營長！營長！”

高冲把馬勒住，回身問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張小宝紧赶两步，停在高冲面前，用手向前一指，异常兴奋地叫道：“你听！”

沉雷般的炮声，隆隆地从前方傳來。

高冲望着远方，兴奋而感嘆地說道：“三个多月沒有听见炮响啦！”

摘棉花的姑娘們圍上前来，异口同声地高喊道：“同志，你們是往徐水城去么？”

高冲迎上去答話道：“是呀！离徐水城还有多远哪？”

姑娘們搶着答道：“还有四十多里地。徐水城打下来了沒有？”

“不成問題，你們就准备庆祝胜利吧！”高冲說完，扭轉头来：“小宝，快馬加鞭！”

張小宝揚起手中的馬鞭，向姑娘們招呼道：“老乡們，再

兒吧！”

兩匹馬迎着隆隆的炮聲，一前一後地飛馳而去。

交織在田間的条条大道上，行進着扛着担架的民工大隊和滿載軍用物資的大車行列。人們說笑着、歌唱着，迎着越來越響的炮聲，快步地前進着。

兩匹戰馬，冒着汗水的蒸氣，沿着道旁的田野飛奔而來。忽然聽見張小宝驚喜地叫道：“徐水城！”

徐水城的遠景：城頭上空飄浮着淡淡的烟雲，灰暗的城牆，孤立在村莊的包圍中，死氣沉沉，活象一座古墳；兩架美國造的敵機，繞着城圈哼叫；城上城下响着零星的槍炮聲。城東北較遠的地方，斷續地爆發出沉重的炮火轟鳴。

兩匹馬加快腳步，跑進一座村莊。但見：大街上來往着零散的民工和軍人；挑担提籃的小販，時走時停地叫賣着。一棵大槐樹下面，聚着一群戰士和民工，正在趕修登城用的雲梯；旁邊井台上，幾個炊事員在忙着淘米、洗菜。成群結隊的孩子們，東跑西看，大聲嚷叫；大街兩旁的牆壁上，貼着無數張各個戰場上的勝利捷報。有些屋牆上，已把敵人的標語塗掉，宣傳隊的男女隊員們，正在那兒書寫標語：

“打倒蔣介石，解放全中國！”

“農民分土地，耕者有其田！”

“美軍滾出中國去！”

.....

在一座高大的院牆上，貼着一張我軍十月十日發表的《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》，下面圍着一群男女老少，一個女軍人站在人群里，一面朗讀，一面講解，听众們連連點頭稱是。

高冲在馬上看見那位女軍人，高聲叫道：“曉玲！”

這時，那位女軍人正好講解完了，聽見有人喊她，猛然揚起頭來，見是高冲，急忙撥開人群，跑步迎上前來：“大哥！”

原來這位女軍人是高冲的胞妹，名叫高曉玲。她是旅宣傳隊的隊長，是一個在戰鬥中成長起來的文艺女戰士。她約有二十三、四歲，個兒不高，長得很勻稱，比一般人胖些，紅朴朴的圓臉龐，配着一雙又圓又亮的眼睛，兩片薄薄的嘴唇，嘴角微微上翹，永遠象在微笑，給人以樂觀、俏皮、無所畏懼的感覺。

高冲跳下馬來。高曉玲跑來拉住他的雙手，連珠炮似地說道：“傷好了么？看你的臉色象是貧血，是不是流血過多啦？我本打算拿下徐水城去看你——哎！我大嫂看你去沒有？聽說她……”

高冲嘆喟一聲笑道：“怨不得旅長管你叫‘連珠炮’，問得我快要喘不過氣來啦。”

“嘴是我們的武器嘛！”高曉玲沖口而出，“聽說我大嫂又調回定縣啦，是么？”

張小宝一旁插話道：“是又調回定縣啦，到河南區當區委書記去啦。”

高冲轉向張小宝笑道：“你的消息比我还灵通啊！”

“我娘来信說的。江洪同志一回去，就帶着两大包点心看我娘去啦。”張小宝說。

“張小宝！我們宣傳隊打算把你娘救我大哥的事，編成一出戏，你供献点材料吧。”高曉玲說。

“那是打日本时候的事，我記不太清啦。”張小宝說。

高冲抬头看見了旅長，說道：“那不是旅長么！”遂即快步迎上前去。

旅長胸前挂着望遠鏡，帶着參謀人員，从坡下观察情况归来。他約有三十四五岁，相貌魁偉，穿戴整潔；風度瀟灑，氣質淳朴；一双明亮的眼睛，閃耀着安詳、明智的光芒，他是一个爬过雪山，走过草地的長征老战士。

旅長走进村口，迎面碰上了民运干事，說道：“田干事，我不是对你說过，別叫民工同志們到前沿陣地去！”

“沒有办法。我的嘴都快說破了，他們……”

旅長笑道：“嘴是想不出办法的，”指着自己的脑袋，“要用脑子。”繼而严肃起来，“如果民工們遭到了无謂的伤亡，‘沒有办法’能成为理由嗎？”

民运干事慚愧地說道：“不能。主要是我沒有尽到責任。”

“对嘛！办法是同革命責任心連在一起的。”旅長說完，見高冲跑来，高兴地迎上前去，“我們的虎将高冲同志回来了！”他紧紧地握住高冲的手，端詳着他的臉說道：“看樣子

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，大概又是开小差回来的吧？”

高冲不加分辯，夺过了身边一个通訊員的步槍，連着来了几个突刺，然后收槍說道：“有我这样的伤号么？”

旅長笑道：“好！走，咱們到旅部去談。”

旅指揮所設在一間寬大的民房里。房內陈設簡單，桌上摆着两部軍用電話，牆上挂着一張全國形勢圖。时时从别的房間里傳來通信聯絡的馬達声、人們的談話声。

旅長一面給坐在桌旁的高冲倒水，一面兴奋地說道：“总部發布了《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》，你看到了沒有？”

“看到啦。”高冲异常兴奋，“我要是再不出院，活捉蔣介石就沒有我的份啦！”

“現在的蔣介石，活象热鍋上的螞蟻，”旅長来回地走着說，“八号由南京飞到沈阳，待了不到四个鐘头，又从沈阳飞到北平，如今正在北平召开緊急軍事會議。”

高冲說道：“听说蔣介石撤掉了一大批指揮官？”

旅長笑道：“这是跟当年苏德战争中的希特勒学的。就在你进医院的那一天，把他的亲信陈誠也撤掉啦，蔣介石亲自出馬指揮全局。在他的‘英明’指揮下，蔣軍由进攻轉入防御；我軍由防御轉入了进攻。”

高冲忍不住笑道：“現在輪到杜魯門来撤掉蔣介石啦。”

“杜魯門沒有这个胆量，还是我們来撤掉他吧。”旅長走到地圖前面，用手指划着說：“現在我軍在各个戰場上，展开了全國規模的大反攻。东北戰場：我軍在中長、北宁兩

綫，把陈誠打了个头破血流。南綫戰場：我各路大軍东西呼应，已向長江流域进击。我們晋察冀方面：南面石家庄的敌人，已成瓮中之鱉；”回身拿过一張平津保地区軍用圖，攤开在桌上，“敌人的主力，完全被我們挤在平津保这块三角地区。目前我們在保北地区，撒下了大網：圍攻徐水，不过是幌子，目的是为了把大魚引过来。現在敌人的九十四軍和十六軍，从北面和东面，同时游过来啦。这两条大魚过于大了些，我們决定吃掉北面来的这一条。为了把它引进網来，野战軍党委决定：由我們旅，于明日下午四时，向徐水城發起总攻！”

高冲高兴得跳起来，急切地問道：“誰們主攻？”

旅長望着他笑道：“你說哪？”

高冲上前一步，异常焦急地說道：“旅長，你了解我們营的那帮‘老总’們，要是不讓他們主攻，沒有办法說服呵！”

旅長笑嘻嘻地說道：“沒有办法說服的，首先是你。还有你們那位教导員王远同志。”

高冲透过玻璃窗，見王远正走进院来，笑道：“說曹操，曹操到！”边說边向院落跑去。

王远，二十八九岁，比高冲略高些，略瘦些，長臉盘，寬額头。一双鋒利閃光的眼睛，能够看透人的心底。眉目間深深地刻着两道豎紋，永远象在思考。他沉靜稳重，善于掌握群众的情緒。如果說高冲是一团烈火，他就是助火的風，灭火的雨。

高冲跑上前，两手抓住他的双肩，使劲地摇晃着说道：“我在医院里沒有一天不梦见你呀！”

“你沒有打喷嚏？”王远故作严肃地問。

“打喷嚏？”高冲一时摸不着头脑。

“我在家里，沒有一天不罵你呀！”王远說。

高冲笑了，就势給了王远一拳：“你这家伙！”

旅長站在房檐下面，滿意地望着他俩，笑道：“怪不得有人說：王远离不开高冲，高冲离不开王远。”

王远笑道：“不光我离不开他，我們营的人……”

高冲急不可待地問王远道：“明天攻城，是不是咱們营的主攻？”

王远笑道：“如果不是，我怎么向你交賬呀！”

高冲精神大振，揮拳向空中一击，叫道：“好呵！”即快步走到旅長面前，坚定地說道：“旅長，我保證我們营首先登上徐水城头！”

參謀进来說道：“报告旅長，野司来电說，蔣介石由北平轉飞石家庄。”

石家庄市內。一座高大的院牆拱門，門首嵌着一个陈旧灰白的国民党党徽；門兩旁挂着兩塊木牌，上面写着：“中国国民革命軍石家庄警备司令部”和“中国国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部”。两个全副武装的蔣軍士兵，木偶似地分立左右。

兩輛汽車順着大街迎面馳來，停在門口。敌少將師長李用章、刘英同时从車里鑽出來，衛兵沒命地叫道：

“敬礼！”

“李师长！”刘英上前同李用章握手。

李用章笑道：“真是‘无巧不成书’呵——刘师长，请吧！”

“还是李师长先请！”刘英说。

李用章向门里走去，刘英跟在后面。

一个宽大的房间里，左右两个门。房内的陈设很特别：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沙发，白色的桌布，白色的图幕，再配上一个骷髅似的蒋介石头象，活象是一座灵堂。

月份牌撕到十月十六日，时钟指着九点。

敌上校副参谋长吴铁铮，神情紧张地坐在沙发上，两眼死死地盯着右面那扇紧闭的屋门。忽然听见脚步声传来，他十分警惕地站起来，见李用章和刘英从左门走进来，低声地说道：“两位师长请坐！”

李用章傲然地说道：“听说从北平飞来一位大头？”

“嘘！”吴铁铮急忙制止，然后用手指着紧闭的右门，“正在屋里向军长面授锦囊妙计。”

刘英立刻紧张起来，捏着嗓子说道：“难道是总统驾到啦？”

吴铁铮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另有美国首席顾问伴驾。”

李用章蹑手蹑脚地走到右边门前，从门缝里望了望，转身来说道：“老头子亲自出马，一定要唱好戏！”

吴铁铮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本月上旬，美国国会军事考

察团由韩国飞抵北平，总统又在美國首席顧問陪同之下，由沈阳急急忙忙赶到北平，此中不无奧妙吧。”

刘英急忙說道：“老兄話里大有文章呀！”

吳鉄錚湊到二人身边，低声說道：“据傳美国将要直接出兵！”

“美国要直接出兵？”刘英喜出望外。

李用章握起拳头，忘情地向茶桌上一击，叫道：“好呵！”

只听得当哪一声，一只玻璃杯摔碎地上。

“嘘！”吳鉄錚指了指右門，急忙拾起破碎的玻璃杯，扔进痰盂里。李用章望着右門，見无动静，回身坐在沙發上，說道：“我們流血卖命，也是为了美国人。如果他們再不出兵……”

从左門走进来中将副軍長楊光鈺。他滿臉晦气，懶洋洋的。

“副軍長！”众人起立敬礼。

楊光鈺命他們坐下，問道：“軍長还没有来么？”

“总统正在召見！”李用章手指右門說。

楊光鈺立时呆若木鷄，怔怔地說道：“总统来啦？”

吳鉄錚說道：“馬上就要起飞，所以沒有通知您。”

楊光鈺頹喪地跌坐在沙發上，驢臉發青，两眼呆視，活象一具僵尸。

众人会意地互相望了一眼，默默地注視着紧閉的右門。

死一样的沉寂，只有鐘声嘀嗒嘀嗒地响。

右門猛然打开了，众人如被机器操縱，唰地站起，精神緊張得快要停止呼吸，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洞开的右門。

中將軍長罗厉戎，精神煥發，情緒激昂，一陣風地走進來，說道：“諸位，總統已經轉飛青島，命兄弟代為致意！”

“敬祝總統萬壽無疆！”众人齊聲高叫。

罗厉戎興高采烈地說道：“諸位，我們第三軍大顯身手的机会來到啦！”

众人喜形于色。罗厉戎命他們圍着長桌坐下，然后回身拉开圖幕，露出了華北軍用圖，他指划着說道：“華北共軍聶榮臻部共三個縱隊——也就是他的全部兵力，已被我軍圍困在保北一帶。共軍原來的企圖是：圍攻徐水，吸引我主力增援，以便採用他們所謂的運動戰歼滅之。我們英明的蔣總統一眼就看穿了它的詭計；于是將計就計，調動了全部兵力和炮火，將共軍團團圍定。為了迅速地結束這場會戰，總統命令——”

众人唰地站起，直挺挺地立正靜听。

罗厉戎立正后，繼續說道：“劉英師長：率領三十二師全部，留守石家莊；兄弟我：率領軍直屬隊全部，第七師全部，十六軍六十六團全部，青年軍二零八師一部，于今日下午四時出發，輕裝兼程北進，限于三日之內——也就是十八日趕到保定。我大軍一到，圍歼戰立即開始，共軍休想逃走一個。”他先命众人落座，繼而把頭一揚，得意忘形地說道：“共軍既被全歼，華北當告全部光復。我軍將乘勝挺進關外，會同友軍歼滅林彪之殘部。然後掉轉頭來，揮戈南下，完成戡

乱复国之大业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第三軍当威振四海，万古流芳！”

李用章霍地跳将起来，振臂高呼道：“我們盖世无双的蔣大总统万岁！我李用章誓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，投入这次决战！”

“軍座，”刘英愁眉不展地站立起来。“石家庄已成陆上孤島，我师力量單薄，最好請李师长留守……”

“刘师长，”李用章又跳起来，气呼呼地说，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不要爭吵！”罗厉戎厉喝一声，“刘英老弟！这是总统和美国首席顧問共同拟訂的方案，兄弟无权更改。”

“軍座，”吳鉄錚站起来，滿腹疑虑地说，“石家庄距离保定是二百五十里，沿途全是共党統治地区，每一个村庄都有所謂民兵的組織……”

罗厉戎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我們有两万人馬，几个‘土八路’还在話下！”

“軍座，”李用章說，“我們师里有一个叫張光祖的营長，是定县人。当年日本人在的时候，他在齐燮元的治安軍里当过营長，在定县、新乐一带駐过防，跟共产党有杀父之仇……”

“好得很！”罗厉戎說，“就叫張光祖这个营担任前衛。”

“一路上的給养……”吳鉄錚說。

“每一个士兵帶上三天的給养，要做得熟食。”罗厉戎說。

“軍座！”悶坐一旁的楊光鈺開了腔，“近來兄弟的身體不大好，是否讓我坐飛機先趕到保定，也好替大軍做些準備。”

羅厲戎哈哈大笑，說道：“兄弟佩服老兄的脫身之計。請放寬心，共軍被我們包圍在五百里路以外，當他們得到情報的時候，我大軍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了。”繼而看了一眼手表，轉向眾人說道：“諸位！時間緊迫，立刻回去準備吧。我軍此番北進，擔負着決定華北命運的重担，大家要不辭勞苦，三日內必須趕到。趕到就是勝利！”

夕陽西下，秋風淒淒，黃葉飄落，孤雁哀鳴。敵軍大隊人馬，離開了層層設防的陸上孤島——石家莊市。

兩輛吉普車馳來，停在第一道外壕的豁口上。羅厲戎同劉英從車里爬出來。

劉英抓住羅厲戎的手，滿面愁容地說道：“軍座，這陸上孤島只留下我劉英一個人啦！”

“請老弟放心，”羅厲戎說，“孤島就要變成一座四通八達的樂園！那時候就是你我再見的日子。”

劉英遲疑地說：“好，祝您馬到成功！”

“消滅掉保北的共軍，我立刻調你北上，咱們一同出關。再見！”羅厲戎說完上車，然後探出身來揚手道：“老弟，請你安坐在石家莊，靜聽共軍被殲的消息吧！”說完，吉普車疾馳而去。

劉英呆望着漸漸离去的隊伍，長嘆一聲，惘然若失地自